

annoyorska 的第一部詩集出版了。那時，將滿二十歲。這部詩集 題名就叫「生命之春」(Le Printemps de la Vie) 他們都是歌唱愛情——被壓迫國家的愛情的。這些詩出版後，在當時風靡一時，就是過幾十年，也還多麼深深得感動人家。所以現在在他們的文集裏，有許多這類的詩列入，並且還都按上了歌譜，幾乎是沒有一個藝術家，沒有一個小學生不會唱的了。

但是那時候值得感佩的，還是那部叫叔馬拉 (La Chouette) 的 篇詩。

叔馬拉是凡且巴維埃 (Baville) 邊境的一個森林。凡且坐了飛機，從巴黎到伯拉哈去的，一定要從他那古木，殘跡，以及中古式的房屋上飛過的。這是一條著名的邊境地，是奧斯雷人 (Osre) 遺棄的地方。那從來沒有經過蹂躪的部份，樹木都長得圓向地上去了。這兒人帶做了這地方的驚人的歌詠者。她有一首詩叫森林 (La Forêt Verte) 的便是獻給那一份森林的，更是捷克所家姓戶滿的。人家已允許這首詩是捷克文台上最完美了。在這台詩裡，那愛國的情感，常與愛自然的情感相和：

這是森林的記憶。

我們曾做什麼呢，噢太陽，爲了你原却我們？

太陽已到德國邊，戰爭風雨常從那處來到我們

來如一隻個俄之獸。

讓他迷在我們這神祕的林中罷！巨椽上的青藤做了他的障物罷！

讓他撞死在我們山中的石上罷！山呀，有力的山呀，

即上帝沒有命條 兀立在那裏，我們也要走過

世界來找你。

你雖然笨重 我們也要蓋你在肩上海

拍到我這裡對你說： 息在這裏罷，永遠的。

博埃姆地的壁物呀！ (自由譯體——這從法文轉譯的，法譯便是 traduction libre, 所以我這句也是自由譯體。)

壁壘，實任的，並且他高得似乎從天相連的。這個風景的特點，確是很足以驚人；無任這派的文章由此產生，而神更是這派的大子。

Eliska Krasnohorska 的詩韻，人常比之

於猶俄，真的，確實長於韻文；且她又有詩詩篇的每韻句冗長。

她的作品多，而又有力量。她又曾將詩集樂家司馬打那 (Smetana) 做了不少的小歌劇，如吻 (Le Baiser) 秘密 (Le Secret) 自由的傳令使 (Le Héraut de la Liberté) 鬼

鼓 (Le Mar du Diable) 等。在最後的一本小冊子裏，根本的 inspiration——田野風味，更顯在她是同補車來比擬。

Krasnohorska 曾經在報上說過不少很有價值的論文及批評的文章，但是這已經不再計及他了。她精通各國的語言文字，曾經譯過米克微老 (Mickiewicz) 及戈爾基 (Gorky) 的作品。她在夫人 H. 故事 (Fables pour grandes Personnes) 裏，則又顯出她是個諷刺家。但即

使在諷刺詩中，她總不失爲一個詩人。一個婦女主義者！一八九〇年，她曾在伯拉哈創辦第一個女子中學。她又是得大學裏允許招收婦女

的第一人，又是各市區機關婦女的代表。

若要想法使國家強盛，必定先要設法使種族獲得強健。Eliska 所以又特別提倡運動。

許多學校的聯隊，都是她做指導的。這說說的女詩人，對於國家真做了不少的事呀！現在

，她自備着地的工作，在伯拉哈每倚着地住宅的窗口，觀看那班強健的沙可爾女人，豈不北

告青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之(隨筆) 洪

水天 雲風 各風

上海路二 九石同 全平

沉鐘週刊第五期目錄

死燕

郭均吾

魂國

十一月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一、廣州真爲虛市而亦化嗎？ (一編)
二、蕭蕭我

定價：全年五十二期二元二角 零售每份五分
 本報每月每份五分，外埠一分，外埠郵費在內
 本報每月每份五分，外埠一分，外埠郵費在內
 本報每月每份五分，外埠一分，外埠郵費在內
 本報每月每份五分，外埠一分，外埠郵費在內

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
 語錄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劇
 行處：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
 出版：語錄社

方女人的清斷的步伐，舉步那拉薩尼（Lara）
 克人種的未來的母親呢！
 這世界上最老的女詩人，正幸福，快樂得
 好像在生命的春季裏。

(Diadema's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No. 101)

中學校的幾個問題

李小峯

(在通存中學講演)

實地觀察以印證書本，

投合社會需要與發展天才特長。

向你們所愛好的青年朋友們談話，最好是實地給你們所愛好的和你們用得着的，聽後所說的話，方不致等於空泛。今天我所要說的，可不知道是你們需要比不是。我想中等教育當有些甚麼問題，苦沒法解決；我現在把幾項顯而易見的問題提出討論一下。

校中功課該重該輕？現今學校常指定幾科主要功課，教學生特別注重，好像其餘的所有功課都無關緊要了；學生多麼厭作功課，這是什麼緣故了？其實也不難理解。比如說，文一門功課，家庭重視，大概是因為科學的學思未嘗有消，希望他們多讀書費財。

學校方面又為什麼把這個人主要課重而呢？也是因為學校當局他們的頭腦和學生家長都差不多，他們又何樂而不去迎合社會的心理？學生從他們的家庭和學校雙方觀察的結果，也就不容不重視了。但是這倒不要緊。我們若用功課重而的眼光去重讀文，並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就是我們知道古代思想的要求，不可不知國文。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外人思想的要求，又不可不知道外國文。要養成我們精密而有條理的思慮，或作社會的調查和教育的調查的報告，又不能不重數學，現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課讀的理科太機械了；理科生又讀文科太空虛了。其實這都是無謂之爭。因為他們不知道各科互相維繫的關係和與人生所發生的關係。我們要追究人類從形體來的就有了生物學；人類進化的過程怎麼樣的就有了進化論。人類既有了生命，有了動作，就有興味發生；至於我們在人類中與對於人家利害上的維持，因而促進進化的觀念，後有人類學；主持公理的實詞，支配財產的規定，就有了法律經濟學。所以我們各種學科都與我們人類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各學科的本身又什麼又具有關係呢？比如愛好文學的，常以自然為他的對象，其餘的各科學科也與他沒關係。這種態度是不對的。

若問一位文學家為什麼他的作品不和別人一樣，我們就要研究他自己所居的鄉土與旁人不同，或他所種的山川靈秀與別人不同；這是從地理上研究他。再說他時代的習慣不同，或他的環境不同；這是從歷史上研究他。假若我們想在文學上努力，不知道動物學與心理學，我們要插寫動物或心理必失了真象。總起來說：就是各科該並重，換句話說，就是人人都該有普遍的常識。比如各科的關係，和我們身上各種的關係一樣。在伊索寓言上有一段故事，這說身體的各個部分。他說：「一次身上各器官向腹內宣佈脫離關係，牠們說：『股肱常勞，腹常逸；』於是牠們就實行不供給腹部的營養，沒想為全體都衰壞了，各肢體器官也都失掉了作用。……』」這說得極明我們各學科的相互關係。一種學科對於各學科，都有影響。你學不知道一樣，必受一宗痛苦。像我對於算學缺少研究，往常要作教育統計一面的事情，就非之煩難。在一班同學中，功課如太偏重了，流弊必要產生。這是一般人常習性不同，興味不同，才力不同，有的學生凡主要學科都與他適宜，自然要受人崇拜；有的學生對於學段以不其主要的學科，反倒，與他，於是乎，泯沒了許多有名英雄。從前我的學校長特「一重論文，對於國文特長。同時其

本報自出版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銷路日增，本報為適應社會之需要，特將本報之內容，加以擴充，並增加篇幅，每日出版，每份售價大洋四分，外埠五分，半年二元五角，全年四元五角，郵費在內，本報社址：北京法大馬路。

的版

丁大王(小說) 高鳴
五天(雜記) 高鳴
生的(小說) 高鳴
通信處：北京法大馬路
代售處：北京法大馬路

價目：每份大洋四分，代售八折，訂閱：每份二分，每月一元五角，半年二元五角，全年四元五角，郵費在內，本報社址：北京法大馬路。

一切的低谷，一切的誤會，一切的偶然發生的不舒服，要跟着人事而增長的，都被隔離——暫時或永遠的——所淨化了。

呵，偉大的死，你吞滅了一切，吞滅了我們的愛，也吞滅了我們心中的惡意。

在這裏我紀念我的父親，用最虔敬的心。願他存天之靈安好！

是五月中旬，漫無目的遊我離開了河南，回到我的家裏去。已經是久別數年了，然而我却在距家四五百里的長沙停留了二十幾天，這比之平常的，我何曾知道我的父親已病得如此重呢。三日的小火輪上，不絕地問着所到之處名，距離的遠近，因為近家而我的心更覺得焦灼。那一天早上，天還未明，船已經停了。呵，着挑夫，忽忽地找到了家。——這我還沒有到過的家，在喜悅中扣開了門，呵，我幾乎委不相信我的眼了。這時東方初白，應屋裏映着燈光，椅上躺了好幾個人，我二哥哥悄悄地從一扇房子裏走出來，低聲對我說：「父親病得很重，你知道嗎？」呵，這是回到久別的家中所聽見的第一句話呵！我，茫然隨着他，走進父親的房子裏。已經數年不相見了，這時，他向外張着，大而無力的眼睛在瘦削的面上懸着，好像凝望着什麼不可見的東西似的。

他一隻枯瘦的手臂在窗外，微微的拍動了一下。好像早已懸念着我的歸來似的，他問我說：「你什麼時候動的身？」這屋子裏的一切，在蒼黃的電燈交混着黯淡的曉色之下，蒙着霧似的不很分明；我呢，茫然立着，竟沒有聽到我父親幽細的語聲，直到二哥哥遞給我。

這樣在家中六天，父親的病日見沉重。其實西醫早已宣告不治了，只由中醫診治。雖然明知十分危險，但是誰能拒絕，而不作這萬一有效的試驗呢？這樣過了六日，他的精神漸漸衰退，後來竟完全不納食物。死的陰影已籠罩了一切，我期望着，幻想，焦慮地不安地聽着等音。病室中陰暗的沈滯的帶着藥味的空氣，傳播了全家，深入了人的心中，使我們也覺得陰沉沉，悲動遲緩頹息，時時懼怕着那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襲來的急變。

我在父親的房子裏伺着，同我二哥哥，整夜地不睡，最初還覺得疲倦，後來睡意竟避開了，我，我眼完全不能合攏。

終於到了那最後的一夜，那可呪咀的一夜！

我們早已知道父親的病是不治了，但是，在心的角裏，總藏着他或者會好的希望；這希望現在完全失掉了。昨天的夜裡，父親已經昏暈過一次，晝日精神又稍恢復一點，下午

又昏沉了。這夜裏，我仍坐在他的床前，我的哥却指前必預備的東西去了。病人向外張着——許多時以前他已經這樣張着——大而無力的眼睛待灰暗，好像蒙了一層薄膜，可憐的父親已經失掉他的視察的能力了。他的面色變得非常黧黑，呼吸非常微弱，不時發出夢囈似的幽細的聲音。我用我的手溫暖着他的手——幾小刻以前，他的手同是使已失掉平常的體溫了——我的眼不離開他的臉，看着他沉睡的面容，聽着他夢囈似的幽細的聲音。這樣度着，一分一秒，時間。

從室內的幽暗傳來我聽母不可遏止的哭泣，這哭泣的聲音却更增加了室中陰暗幽寂的程度。時時有人輕輕地撥開門簾，向裏面探望一下。

誰曾在深夜的幽寂中伴過將要氣絕的病人，而病人恰是自己的至親呢？那時候沒有意見，也沒有思想，沒有希望，也沒有焦憂，一切都無有，只是等待着，等待時間所展示給我們的。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一架八音鐘奏着牠永遠不變的調子，我知道已經過了一點鐘，但我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二哥哥遲重地從外面走來，頭低着，背脊顯然有點彎曲，臉色非常板滯，一種憂慮悲哀

同焦急過甚的樣子。他走到床前，向我望了望，又向床上望了望，知道沒有什麼變故，於是輕輕地按了病人的脈息，搖搖頭，嘆口氣又走了。

我兀坐着，心裡什麼也沒有，這樣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

父親輕輕嘆了一聲，我知道他是要茶，便拿一把小茶壺送到他的嘴邊。他的機能已經不很活潑，我必須等待他嚥下口中的茶，才側着壺嘴他再喝第二口。

我忽然發生一個希望，——只要待到天明，或者可以有點轉機罷；只要過了夜半，這最使人恐懼的幽沉的夜，大概便可以延到天明罷。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一架八音鐘奏着牠永遠不變的調子。

我兀坐着，我的手握着我父親的手，我的眼看着我父親的臉，沒有意見，也沒有思想，沒有希望，也沒有焦憂——一切都無所有，這樣度過了兩我父親相處的最後的一夜！

東方終於明了。各處點着很多的燈，廳屋裡睡着疲乏透了的人，死的陰影已經很沉重地籠罩着了。

就在這第二天的上午，我父親辭了一切，

永遠安息了。

呵，偉大的死，你吞滅了一切，吞滅了愛，也吞滅了我們心中的誤會。

呵，父親，我們中間曾經有過的爭執，曾經有過的誤會，曾經有過的不滿意，現在永化除了。在你安靜的死中，帶着微笑的死中，看見你的偉大，你的和善，同你慈愛的心。呵父親，我曾不滿意你，同你爭執，現在我完全了解你了。

我在這裏紀念你，用最虔敬的心。願你在天之靈好！

二九，一〇，一九二五，北京，銀閣。

旅蜀日記

羅文漢

七八，成高博物採集隊。

劉慎三引導，會着成高博物部學生劉峨眉採集標本的採集隊。他們是才由成都到嘉定的，問他們一路情形：他們說他們是從水路來，江口一帶並沒有什麼危險，此外除開水路，還有旱路可走，旱路更不必擔心。我們聽了這些話，一方面懊悔結伴寄包裹徒延時日，一方面慶幸前途，放下懸心。

後來又談到成高今年新招學生，他們說投考者甚多，兩次取入一百多名，現正招考第三

1100

次，開第三次要等演省選考時開試，許多報了名的人，現正焦望着我們。取入者，女生約有二十餘名。我們聽了這些話，已不得立刻便到成都，一方面免人騷擾，多延時日，一方面達到目的，放下懸心。 二十七號。

七九，同鄉感情。

這兩三天常常到福春恒去，福春恒同鄉離慶餘先生們，極力同我們周旋，極力幫助我們。怕路上危險，把我的銀錢匯票帶忙用平匯匯到成都福春恒去，把我們的行李，幫忙縫起來，接洽上成都的絲帶船上帶去，又替厚甫設法寄煙。常人說「異地同鄉如親戚」這句話實是在是真的，感意綿綿，只有銘諸肺腑而已！

二十八號。

八〇，襪裝行。

六時忙着吃飯的時候，羅慶餘先生同一位忘記姓名的某先生（都是福春恒同鄉）前來送行。飯畢，即各自收拾包袱，內只帶隨身衣服及覆試用書，櫃上付清店錢，店主人和管帳先生送出門來。到劉慎三家，早見 乘轎子在門外放着，轎內被蓋行李已齊備，入其宅，則見慎三正將起行，舉家贈送，見我們招呼，立即動身。慎三家人，見我們打扮，似乎有點笑

非詩詩安跋
老子的例初稿
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
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
奴才（專遠堂叢錄）
陳垣
顧頡剛
沈原
康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孟姜女 (集甲) 北平
1 孟姜女 (鼓詞) (江浙樂歌)
2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 (南京劇本)
3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 (南京劇本)
4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 (南京劇本)
5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 (南京劇本)
6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 (南京劇本)

夢(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度(小說)
夢(畫畫)

孟桂常
孟平
賈平輝
董鳳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萬光書局

淺草社編輯
北京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代發行

訂閱 全年大洋三角六分外埠五角
二分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發行處：北京崇文門十九號

兩位同鄉送至北門外，經我們阻擋，珍重
而回。

渡過帳江，慎三乘輪先行，厚甫隨之，我
同健秋坐機工車落後。機工車不能通過車子場
，繞道阡陌間。比及抄上正路，到關岳廟時，
慎三厚甫已不見，詢之鄉人，皆云無此二人形
像者過，只得在茶館中喝茶等候。好一會二人
纔來，相見後即催乘滑杆起行。至板橋溪午
餐，又換滑杆。過一築小山，渡江，至新路口
，再換滑杆。到劉家場又渡一次江，行十餘里
，抵青神。到青神時日已暮，慎三招呼進一個
客棧，健秋厚甫我三個人佔一間房；慎三先前
說過要等的朋友Y先生已在店，伴Y先生的
還有一位X軍士，他兩個約慎三同住一間房。
我們大家經慎三介紹談話起來，話中他三人
當然提慎三(XY)笑諷我三人說：「你們何必
裝成這樣，身上穿著舊衣服已經夠了，何
必頂上戴一頂白包裝作下等苦人！須知你我
等這些人物，無論裝什麼苦都裝不像的，你
們這樣裝怕的是誰，假若你們真正遇着了誰
，誰不憐不把你們當作貧苦人輕輕放過，反疑
你們是肥豬怕槍，故意裝作，本來可以放過你
們也不放過了！」我們聽了很以為然，立刻依
舊商定以前一路的舊裝束。

(二十九號。)

致趙景深君論徐文長故事

景深先生：

你年來很努力於民間文藝的討論與記述，
在有同嗜好的我，對於你的工作，十分地表同
情與愛賞。這不是我巧學會了舊文章家「欲抑
先揚」的筆調來戲戲你，(因為我在下面和你
有所商榷，所以要在這裏先說兩句「恭維」話
，)乃是久經蓄在心坎裡的話，不趁着吐露了
出來，終竟感覺不快。

你附錄在「徐文長故事」二集後面那篇「
徐文長故事與西洋傳說」的文字，我讀了很覺
得頗有意思與趣味。但你說：

徐文長本是明朝的文學家，所以關於他
的故事總是「智慧」的多，比起「呆女
婿」一類的東西是絕然相反的。不知何
故「徐文長故事」竟將那惹人張五麻子
的故事也放進了去，我以為這十餘頁的
敘述是應該屬於呆女婿一系的。

這段話，我以為頗有商榷的餘地。「智慧
」與「愚賤」，是人性中的兩方面，在我們中
國民間的傳說裡，代表智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
，便是徐文長，代表愚賤方面的人性的故事，
便是呆女婿。據呆女婿所說的張五麻子故事
七則，差不多每條都是嘲弄和挖苦人家的，

嘲弄和挖苦人家，雖然，不是正當的行為
，但此事須有智慧或滑稽之天才者纔行，
豈沒有一點愚魯的氣態，如俗間所傳呆女婿的
一般的一——這者在序中，不是很顯明的稱
他有一「聰明的酸氣」麼？你說他應該歸入呆女
婿一類的故事中，不知到底別有什麼解說？

張五麻子的故事的第一則，我們這裡也有
大意相同的傳說，可是，他却是真確地屬於呆
女婿一類的，——雖然實在是一個呆女兒。我
且不憚煩地把你說了出來。

從前有一人，生了兩個女子，一個是智
的，一個是愚的。她們都嫁人去了。一
天，父母家中有喜事，兩位女子和兩家
女婿，都來參加慶祝。食午飯的時候，
那智的女子，見自家丈夫口外粘着一顆
米粒，便輕聲說道：

夫牙夫！
龍口粒真珠。

她的姨丈——愚的女子的丈夫——聽了
，很嘆服地會說話。他的妻很不服氣，
以為這有什麼難處，我晚上也學着說說
吧了。到了吃夜飯時，她見了丈夫口外
掛着一根麵線，果然高聲喊道：

夫呀夫！
雲門條細虫。

我們試把這和繁，君所為的那一條，詳細的比看一下，益發可以見得那張五麻子的故事，是該附屬於徐文長一派的。

區區此意，未審你以為如何？又不知開明林閣二君以為如何？

除了，我還有一個提議，希望大家贊成。這提議是，請朋友們抄錄宋女婿的故事出來發表，一方面可對這代表人性感方面的故事的真偽，一方面可以藉以和徐文長的故事作比較的究竟。——這真是一舉兩得的事。（關於宋女婿的故事，我曾寫過兩篇，編入拙著「陸安傳」一書。該書現寄存歐陽研究會，按期在「國語週刊」中發表。）

張敬文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滬濱。

來信

伏園先生：

頃讀貴刊所載名山先生對於十一月一日鄙人所寫「中國科學之過去與將來」的質問，覺得本無答復的必要，因為我所寫的這題目，既不是批評，又不是理論，只是科學史料的敘述，若是名山先生指出我的敘述失實，當然很感激他的，但他說我的敘述與「科學發達史」有相符之處，那我可不敢負責了。一篇文學中

的材料，尚且未必完全由作者自己創造；科學書中的定理和事實，當然不是作者自己發明的，實可說是今人盜古人，中國盜外國的，而且不相符便不好。我寫這篇事實，本於平時記述及參考所得，自知沒有什麼價值，現在竟引起王名山先生的注意，我自然非常感謝。名山先生既注意科學史論者，對於科學定必深有研究，藉此或者可以引起他的興味，把平時所創造發明的寫出貢獻於讀者，那我真是感謝不盡了。

張式銘。

零零碎碎

閱「商標公報」第四十八期，第十八類項下，有「任丹，仁膽，人丹，仁丹，二丹，仁丹，仁丹，正真仁丹，良仁丹」等九種雖不同名而或同聲或同形的藥品，自四三三三九至四三四七，共九個聯號，下面注商號全是一森下博，日本人；營業所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六十四號。我們從前都說中國人不長進，只知仿效日本的「仁丹」而製造一些同聲同形的字眼以期蒙混，從此纔覺悟，我們連不長進的事也幹不了。

(水)

孤桐先生的思想是個什麼樣兒？曰，像一張紙

似的。爲什麼呢？曰，如果不像一張紙，徐志摩先生何以能寫文章在他的思想的後面呢？

(家)

三

志摩叫我少做批評式文字，實動過養，余「唯之」。然而我這「小兵」爲何又來「出馬」呢？迫不得已也。最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益發達，偉大的創作除了「從胡發說調牙齒」外幾乎無有。某某歌人竟抄竊到「舶來品」了。前有某先生大抄史林堡的名劇「鑽石」而標以創作之美名，揭成將文學旬刊，已爲讀者所笑。唉！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從趙深林的譯名，見上海文學週報一八二號)抄竊來了，我乍一看時最感不置，審視之後，不禁喟然。這樣換湯不換藥的不說，瞞得過世人的嗎？東方雜誌上的少奶奶的扇子早已聲明是從王爾德的原稿改製的；某女士呀，您聲明過來？您那篇最近即創作小說是不是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的變相呀？還是請您自己聲明一下罷！

(晨牧)

北大許君鑒。來信讀悉，關於國語及方言，微求似以在國語週刊舉辦爲宜，且方法上亦非有官語學者先行規畫不可，故已將書函轉送嚴古玄閣先生處去了。伏園。

副刊

從雜誌說起

林語堂

先

十一月十四日出版

北京代售處

猛

(十一月六日出版)

李玄伯 沈秋研